

重游外蒲山

□ 曹海兵

2004年，刚工作不久的我，为了打发业余时间，某个周末，与当年的一位同事一起约定去外蒲山游玩。一大清早，我们起床后马不停蹄，转乘了三次公交车才到达目的地。

2007年9月，再游外蒲山，那是公司举办的第三届集体婚礼，将那里当成了外景拍摄地。在那里，我与我的新娘留下了许多幸福的靓照，海誓山盟的美人鱼雕塑，见证着美丽的爱情童话，

2022年的9月，重游外蒲山，这次是为了庆祝《景兴报》出报300期和创办25周年。带着一群企业里的文字工作者故地重游。记忆中，外蒲山原先的样子已依稀模糊。

外蒲山系九龙山近海最大的岛屿，又称小普陀岛。因西南、东北走向，西南小，东北大，中有湾岬，山形像葫芦，亦似地蒲，且在乍浦海外，故称外蒲山。随着大巴渐行渐近，我透过窗户远眺，横跨在陆地与海岛之间的“通天桥”早已映入眼帘，红色的索桥分外显眼，好似一道美丽的彩虹镶嵌在海面之上。下车后，我们一行人迫不及待地登上通天桥。我走近一看，修缮一新的通天桥桥梁姿态轻盈、舒展优美。钢板网铺的桥面中央，两条对称的塑胶步道很具人性化，估计应该是为了方便穿高跟鞋的游客通行而精心设计的吧。当我们走在桥面时，海风吹来，桥面徐徐晃动，心中平添几分惊险与刺激，因为耳边不时传来阵阵尖叫声。我特意走到当年在这座

桥上合影的地方，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15年前，当时的9对青年男女在这里留下了欢声笑语……

过桥后，沿着蜿蜒的山道一路向前，路两边的百年古树让我们不由得驻足观赏。据路边的说明牌显示，这里有树龄95年的古朴树，有167年的古樟树和250年的古圆柏，它们此刻似乎都在向我们诉说着这块风水宝地的悠长岁月。这座原生态的海岛，野花盛开，鸟语喃喃，古树旁或从地下冒出的各种藤蔓盘绕于石阶之上，像是在招引着我们。大家在谈笑风生中来到一处“捉蟹”的绝佳地，小伙伴们好似回到儿时一般，三五成群，聚在一起，踩着脚下的卵石，徒手不断翻开眼前的石头去寻找藏在下面的螃蟹。“哎呀，这小家伙，咬了我一口！”一位女同事被小螃蟹的“钳子”给折腾了一下。“我捉到了，我捉到了！”一位新同事高兴得欢呼了起来……原本寂静的沙滩被我们的欢叫声打破了，但听起来格外悦耳。一会儿工夫，那些“迷你蟹”被一一装进空瓶内，看着这些可爱的小家伙，大家心中充满快乐，但到最后还是都放回了沙滩……不远处，一艘快艇飞驰而过，激起一层层浪花，拍打着海岸。我们在此处逗留好久，又继续一路向前。

几分钟后，一座白色的灯塔引人注目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来到灯塔脚下。在那儿，吹着习习海风，格外舒服；远远望去，海天一线，充满梦幻。望着灯塔两侧，经千百年海浪冲击而成的岩石，犹如鬼斧神工之

作，既陡峭又硬朗，形成一种独特的自然景观。我们在这里急忙拿起手机或相机，不断变换姿势，摆弄不同造型，定格下只属于我们的一个个美好瞬间。收拾好心情后，我们继续向前，只见一重檐六角形亭子伫立在眼前。拾级而上，环顾四周，醒目的是镌刻着的两副对联，正面是“事能知足心常惬，人到无求品自高”，背面是“碧海潮音三千沙界，白华山色一代宗风”，这是为了纪念弘一法师李叔同。据说少年时的他曾经在祖居乍浦镇李家埭小住，谱名文涛，后人故以“文涛亭”予以纪念。我倚亭而立，面朝大海，似乎听到眼前这片大海潮起潮落的声音，更感受到“朝观东海晨曦，晚赏西峰晓月”的诗意仙境。

外蒲山最高处当属观音禅院，又名小普陀，与舟山的普陀寺隔海相望。如今，修缮后的庙宇更加庄严和肃穆。据说，最初的观音禅院建于东汉末年，清代香火极盛，20世纪70年代初尚存石壁半截。在没有“通天桥”的年代，虔诚的佛教徒都是摇着小船上岛烧香，而传说中的观音菩萨也是从这里下海前往舟山的普陀山。美好的传说传递的都是一份平和、一份祝愿、一份梦想。在这里，让我们抛开尘世间的一切烦恼，在远离都市喧嚣的的宁静之地，给心地来一次彻底的清理或安抚……

外蒲山——这是大自然的杰作，更是原生态的画作。让我们多看看身边的风景，观海、听涛、礼佛、养神，外蒲山不失为一个值得停留的好去处。

残荷之美

□ 钱续坤

前段时间一直是低温多雨的天气，这个双休日，难得太阳露出了久违的笑脸，于是兴冲冲地推出单车，斜背钓竿，风驰电掣地直奔郊外的荷塘，准备美美地享受一番垂钓之乐。

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光临，此时的荷塘早已没有了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葳蕤与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繁华。目之所及，偌大的水面一片静谧，只有那枯萎的荷叶与已干枯的枝干，佝偻着瘦弱的身子，浸洗在冰凉的水中，毫无生机，路觅盎然，这不免让人的心头掠过一丝惆怅，生发一丝忧伤——毕竟荷花已不再绽放绚丽与芳华，毕竟荷叶已不再拥有翠绿与朝气。

然而我并非容易伤感的人，尤其像我这般热衷于野外的钓者，更是钟情这方已将钓位全部裸露在外的荷塘。选择性地打好几个鱼窝，余下的时间便是等待。正好趁着这个间隙，我倒背着双手，围着荷塘或远观，或伫望，或凝视，有时还蹲下还没有完全发福的身子，用手去感受一下那池水的温度，或者摘下几片已经蜷曲的荷叶，将其像帽子一样顶在头上，想重新体验一回童年时的顽劣之趣。

说起童年，我也曾附庸风雅地学过涂鸭的，只不过那时所画的无非红花绿叶、飞禽走兽之类。眼前的荷塘只有黑白两色，从绘画的角度出发，肯定只适合于做水墨画了。水墨画有着自己明显的特征，讲究“气韵生动”，强调“以形写神”，注重“笔墨神韵”，因此别看那肆意的泼墨或者寥寥的几笔，其实都蕴含着象外之象与意外之意，恰恰，妙就妙在这“似”与“不似”之间。

池塘里的荷叶，在生命蓬勃之时，几乎每枝都是相似的，那如盖的绿意，那婷婷的英姿，那卓然的风韵，让你在临风而飘的棹歌里，醉心于一片片翻阅江南的美丽。可在生命终结之际，它们却是个性彰显、仪态万千，有的黑褐干瘦，有的枯黄萎缩，有的低垂扭曲，表面上似乎没有任何美感可言。但是看官们请留意了，在平如镜面的池水里，每枝残荷都与它的倒影构成了一个美丽的几何图形，如果将这些图形有机地连缀起来，分明就是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轴呀，那抽象的线条，那素淡的色彩，那朦胧的意境，能将人深深地浸润其中并濡染为一体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经历了风霜磨砺的残荷看似寥落，实际上是在用生命的另一种方式，从容而淡定地对镜梳妆，倔强而孤傲地洗净铅华。那高高昂起的头颅，那挺得笔直的脊梁，那不离不弃的荷叶，仿佛在诉说着一种精神，一种坚持，一种尊严。故有诗赞曰：“盈盈笑对池边客，洗尽铅华也显昂。”

一枝残荷如此，一个人的生命亦然。历经万千磨难，即便再怎么身处困境，再怎样意志消沉，也从不是一蹶不振，更不会委曲求全。面对凄风苦雨，面对前路坎坷，我们应像残荷那样“雨餘风际费禁持，除却亭亭别有姿”，或者“为收嫩蕊寻余梦，重展娇姿漱澹



妆”，对未来充满灼灼的理想和无限的希望。

西方美学说：“悲剧美就是把美撕碎了给人看。”残荷呈现的自然景象，是由夏入秋、由盛转衰的典型艺术形象，因此最具悲剧美的特质，人们从它败落残破的样子，完全可以联想到昔日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”的高贵品质，从而对它的孤冷形象更加充满痛惜、哀惋、怜爱之情，甚至是崇高的敬意。所以无论是古代的徐渭、吕纪、八大山人，还是现当代的齐白石、张大千、李苦禅等，都对残荷情有独钟，他们从荷花的枯萎与荷叶的残败中，找到了另一种表达自然美与生活美

的途径，在他们的笔下，无不揭示出这样的人生哲理：韶光流转，带走的只是生命装点的虚无；凤凰涅槃，灵魂的神韵永远都不会凋谢！

悠然地回到钓点，见鱼窝里已有零星的水泡泛起，我赶紧做好垂钓的一切准备。而就在兴奋地伸出钓竿的同时，我蓦然顿悟：这荷塘不就是宣纸，这钓竿不就是羊毫吗？是呀，此刻我也可以像那些丹青高手一样，在这偌大的水面上，画出残荷素雅的美、沉寂的美、婉约的美、高洁的美……不过最美的，还是钓竿下那活蹦乱跳的鱼儿，这才是《残荷图》中最灵动的画眼呀！

偏爱旧时光

□ 青 衫

喜欢上董桥的文字，是从他的《旧时月色》开始的。他有一方闲章“董桥痴恋旧时光”，仅仅几个字，我仿佛看见一位穿长衫的老文人，在昏黄的月下独入湖心亭，举手投足间带着股婉转幽然的民国老味道。

喜欢一个人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念旧的人。旧书旧友旧时光，往往令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。

日子在钟摆的滴答声里，汇聚成一首经忘的经典曲目，多少个日后，我们躺在阳光下的藤椅里，脑海中会浮现那段旧时光。我喜欢听老歌，那些老得甚至是父母辈的歌，绵绵的曲调，沉淀下来的韵味，流淌着光阴之美。张国荣、陈淑桦、李宗盛，他们演唱的经典曲目，成为我心里永远的旋律，它让一切时光都安静地流淌。我们百唱不厌的是那份对生活的纯真，打开音响放一曲，总是老歌伴着茶香或书香，仿佛藏在箱底的旧衣，虽然没有时下流行的元素，却不乏温暖与珍惜。

那日翻箱寻找一件夏衣，无意中又在箱底看见了那条围巾。红色的毛线，简单的花样，这条朴素的毛织物，一望便知是母亲的作品。母亲手笨，不

擅女红，天冷时，别人家的孩子穿毛衣裤，我只能穿又厚又硬的秋衣裤。那年流行长围巾，我天天缠着母亲要，母亲拗不过我，只好笨手笨脚地给我织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成家立业离母亲有千里远，如今的我拥有那么多美丽的围巾，却没有一条能取代它。东北严寒的冬天，在我想家的时候，拿出来戴在颈间，温暖如春。多少次清理衣柜的时候想丢掉它，却又一次次地小心收藏，因为我怎么也难舍那份和生命连筋带骨交缠在一起的日子时光。在我们感叹生命流逝的时候，很多东西不经意间就在生命里留下了烙印，再也撇不去。

每次收拾柜子，总会带出心底的某些记忆。除了这条围巾，还有好多旧衣服躺在我的衣柜里。我喜欢穿旧衣服的踏实感，它们好像渐渐消失了火气的久藏宣纸，不用去适应，烂熟于心的穿衣感受密集地弥漫周身。所以我总是把它们洗干净认真地叠起来，再穿时依旧干净整洁。旧衣物，要的就是一种温暖的念想，想着想着就会微笑的那种幸福。

旧衣如旧友，可以轻轻松松与之相处，即使久不见面，但是见了面就仿佛昨天刚刚一起喝过茶一般的亲密，无需想起但从没忘记。腼腆的我，在人群里默

不作声，面对陌生人也是无言以对，请不要认为我孤傲，我是在默默地观察与品味。如果认定你我是同道中人，定视你为朋友，待时光缓缓凝结成珠玉，你我之间便有了如老火靓汤般美味的老友情意。如今早已不是贪新鲜的年龄，能一路走到现在的老友，情谊如同落在树梢的夕阳，点点滴滴的碎光里透出美丽斑驳的心境。

家里有个置物架，专门放收藏品的，朋友来家里总是被吸引到。其实里面没有值钱的收藏品，顶多算老物件而已。矮墩墩的土陶花器，小时候用过的收音机，爷爷用过的鼻烟壶，漂亮的糖罐，仿真的青花瓷……有朋友说这些东西和家里的装修风格不太搭调，建议放在暗处保存。可是我总做不到，我念着它们，想时时刻刻看着它们，因为每个物件都融进了前人或自己太多的情感经历，过去的悠悠岁月及酸甜苦辣，它们都在印证着。

偏爱旧时光，旧不是破烂不堪的，也不是陈腐朽木，旧是一种时间的印记，是一段回忆，一段故事，可以周而复始，可以细细品味。所有的旧时光，带着所有的美好打结成曲，酿成百听不厌的经典，一遍遍吟唱。

拥抱一棵树

□ 泥荷花

走进嘉兴人民公园的时候，一场大雨骤然而止，空气里氤氲着湿漉漉的气息。猛吸一口，植物的芳香一点沁入，一种飘浮感随雨后的水汽渐渐膨胀、升腾。

行进在参差错落的树木间，猛抬头，迎面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，高大、饱满地挺立在一片空旷的绿地当中。粗壮的树干上分叉着盘根错节的枝条，以柔美的姿态恣意地向空中伸展，树叶在雨水的浸润下晶莹、碧绿，生机盎然。我凑近一看树上的标牌，原来已是百年的朴树，岁月的沧桑融入虬劲的树干之中，却仍似一个俊雅的男子不卑不亢，独守于世俗之外，安静、恬淡。

循着朴树的身影，我又看到了一棵棵高大、挺拔的大树：枫杨、香樟、悬铃木等，还有斑驳、苍劲的枫树、侧柏、罗汉松等，树龄都在百年上下。而几棵雪松高大耸立，平垂舒展的侧枝滑向绿莹莹的草坪，长长的树叶与地面相衔接，透出一大片的绿意。走在树下仿佛踏入“绿野仙踪”中，我托起双手，与伸展的树枝平行，在树荫下只留下不起眼的一小片阴影。树的博大与人个体的渺小相映衬，不得不喟叹大自然的造化和神奇。

随后在南湖天地、小烟雨楼，我又欣喜地遇到一棵棵高耸粗壮的香樟、枫杨、悬铃木等树，它们以各自的姿态昂首在南湖的烟雨中，让我久久仰望，一种敬畏感渐渐温润全身。

子城是“秀州古治”衙署遗址，其空旷的布局，大片的绿地，特别是一棵棵茂盛、挺拔的香樟树点缀其中，在当今到处逼仄的城市空间中，着实十分养眼。我沉浸在这绿色的光辉里，暂时放下一切负荷，一种宁静之感穿越身心，唯有生命的喜悦充盈其间。而门口的那一棵百年构树，岁月的沧桑扭结在树干凹凸起伏的疙瘩之中，依然坚贞不屈地守护着子城的大门，苍劲有力、不离不弃。一棵大树沉淀着丰厚的生命底色，总在苍茫中述说着人间风情，让我们从中感受到生命的无穷力量。

这么多年去过嘉兴很多次，此次竟意外邂逅了这么多大树，让我重新以别样的眼光审视这座城市。顺着这些大树的生命轨迹，我好像开始触摸到这个城市的肌理，感受到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渊源。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渐渐变得亲近起来，吸引我不断去触碰，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感悟。

很多年前去电台，看到编导吴老师正在筛选一组照片，我一看：如绽放的莲花般的李叔同纪念馆门前飘满了金黄色的梧桐叶，好像披着袈裟的弘一大师正踏步而来，转眼又绝尘而去，只留下悲欣交集的回响。后来，每次遇到一棵老树，总让我感到是一位慈祥的老者注视着人世间的纷纭变幻。

今年初夏走进林埭都家浜景区，迎面看到一棵百年黄檀以谦卑的姿态匍匐在水面，树上缀满一丛丛白色的花苞，如密匝匝的雨落在绿叶当中，焕发着勃勃生机。相传元朝末期，平江府吴王的公主与邹都统互生爱慕之情，为逃避父王指婚，两人仓皇出逃到都家浜。邹都统将“乌”去除，用“者”替换成为都姓，隐喻从平江都城而来，曾任都统之意。而这百年的老树，以满树的繁花述说着这美丽的传说，俯瞰着那条经久不息的小河，呵护着“都”姓的子子孙孙。

去丽水时，最让人惊艳的是古堰画乡的千年古樟树群，那里到处可见古木参天的古朴风景。其中有一棵被数次雷击而不倒的舍利树，树身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空洞，但枝干仍爬满了青苔，整棵树依然郁郁葱葱，如同一个鹤发银丝的老人依然挺拔豪迈。在村头，我看到一对年轻的夫妻带着孩子围抱着一棵古树，可一家人伸长了手臂仍然无法抱住。那个男孩又在父亲的指引下，沿着树根踮脚向上走去，边走边仰视，满是懵懂的样子。在一个孩子的眼里，那么一棵大树足以支撑住一个世界，那种对大树的好奇值得他用一生去读。

无论是怎样一种相遇，那些树总是好像已经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维度，一直在等待着我们去与之窃窃私语，碰撞出心灵的火花。而我总是用各种感官去凝视去拥抱一棵树，让身心融入其中，从中汲取无穷的能量。这对我总是一种安慰，也有着某种人生启迪。

变道的智慧

□ 陆 漪

朋友的儿子吴伟，硕士毕业后回家乡的城市找工作，数十份资料寄出去后，几乎波澜不惊。原来，他学的是机械制造，想应聘那些公司的管理岗位，但是很多公司都要求有实践经验，或者有过相关工作经历。但是对于刚毕业的小吴来说，那是他的短板。他的心情一度降到冰点，回到家里，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坐在那儿。

朋友老吴等儿子冷静之后意味深长地对他说：“孩子，虽然你学习很出色，但学的只是书本知识，没有实践基础只能是空中楼阁，不要好高骛远，沉下心来，俯下身，做好吃苦的打算，将来会实现心愿的。做人要低调，做事也要低调啊……”老吴的一席话让吴伟醒悟了过来，他不再以硕士生自居，以一种最卑微的姿态再次应聘。

不久，一家汽车配件制造公司向向他伸出了“橄榄枝”。在工作中，他不嫌薪水低，工作累，心甘情愿下车间做一名最底层的工作人员，干得一丝不苟，有滋有味，还经常主动地向老师傅请教。偶尔他还利用自己学的电脑技术，帮同事校正电脑制中出现的一些小误差。一年后，他对车间中一系列的产品制作、设备装配等程序都已了如指掌。老板发现他很能干，于是决定让他做业务员。由于吴伟业务熟悉，而且有理论支撑，谈判桌上有理有据，游刃有余，为公司拉来了很多订单。

五年后，在老吴的资金支持下，吴伟注册了属于自己的公司。因为他原来在跑业务时结下了不少人脉，公司成立后，订单不断。又经过四年打拼，如今工厂已经初具规模，每年都有数十万元的利润。回首过去，小吴感慨地说：“假如没有车间的那段工作经历，难以那么快走上人生的快车道啊。也许人生注定了有些弯路是绕不过去的，必须要走过之后才会明白啊！”

没有人愿意走弯路，但是成功者的背后往往会有一条起伏不定的弯路。张爱玲曾说过：“在人生的路上，有一条路每个人非走不可，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，不摔跟头，不碰壁，不碰个头破血流，怎能炼出钢筋铁骨，怎能长大呢？”

有些成功，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，但重要的是，在人生的每一个拐点，你是选择沉沦还是突破，平庸与卓越，往往只在人的一念之间。